

# 坏蛋的忧伤

## 娟子

—

苏圣波在医院重症监护室醒来，已经是五天以后了。这是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因为头部重创，几天前发生的事情，记忆全部丢失了，很多片段在眼前过，像做梦一样。右腿受伤骨折了，高高吊起，腿上传来的疼痛使他清醒，他晃晃脑袋，发现现在唯一能动的就是眼睛，很多仪器在和他做着最亲密的接触，他慢慢侧头看向窗外，他记起也是这样的夜晚，天上很多星星。

他的右手不知道碰到哪里，不一会儿，门开，进来一个护士，看见他醒了，急忙跑出去。

一会儿，一个大夫模样的男子带领几个人，有男有女，进来后，对他进行了细致的检查，这次他是在清醒的情况下，和各种机器进行亲密接触，五小时后，他被送进了普通病房。筋疲力尽的他在药物作用下，来不及和临床的病友打个招呼，又睡了。

傍晚的时候，苏圣波彻底醒了，先是大叫一声：啊——真他妈的疼！啊——！

兄弟，挺住！听见声音，苏圣波转头看去，是临床的病友看着他，一脸爱莫能助的样子，看着苏圣波看他，开口说道：我姓王，你就叫我王哥就行了，这时候谁都帮不了你，就得自己挺过这一晚，止疼的针不能总打，容易上瘾。

脑袋和右脚疼痛让苏圣波额头出了汗。

兄弟，你咋称呼？怎么受这么重的伤？

王哥，我姓苏，叫苏圣波，至于怎么受的伤，苏圣波的头一阵剧痛，他捂着脑袋，眼前很多画面闪过。最后的画面是，一道刺眼的光芒，在他眼前闪过。

啊——！苏圣波捂着脑袋大叫。

兄弟，你怎么样？我按铃喊大夫。王哥大声说道。

苏圣波深呼吸着，满脸是汗，一把抓住老王：王哥，我没事，你说的很对，挺

过去就好了，他妈的真疼，疼的厉害！不过，我能挺住！这阵，好点了。我现在不记得任何事。他指指自己的脑袋！

那是你撞到脑袋了，过几天就好了，这人呀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遭不了罪，挺过今晚就好了，兄弟，你抽烟不？抽一口，缓缓劲！老王鼓励的语气。

隔壁的老王真是热心肠！苏圣波心中暗想，好，给我来一根。他听见一个陌生沙哑的声音从自己嘴里说出来。

老王给苏圣波点燃一根烟，放在他嘴里，随后自己也点一根。两人开始吞云吐雾，烟拉近了两个陌生男人之间的距离，病友的情义更让两个人开始畅谈人生。

## 二

两人正吞云吐雾，畅谈人生，一个女子走了进来，她手里拿着一个布兜。她进门看了一眼苏圣波，眼泪先流下来：圣波，抽烟不利于伤口恢复，咱不抽了好吗？

老王赶紧掐了烟。苏圣波却坚持抽到最后一口，他从小心里讨厌这个女子说话的语气，就跟他是她儿子似的。他不知为什么特别讨厌这个女人的眼泪，他觉得特别假。

你是？苏圣波问道。

我是莉莉呀，圣波我错了。你怎么样了？说完就要往苏圣波怀里扑。

哦，对不起，我失忆了，他指指自己脑袋，里面有淤血块，忘记了以前所有的事情。

真的？他看见莉莉暗暗松了一口气。那什么时候能恢复呢？

不知道，大夫说不一定，可能几个月，也可能三年五载的，或许一辈子也恢复不了。

哦。这样呀，圣波无论你变成什么样，我都爱你，圣波，那天接到大夫电话，说你在重症监护室抢救，都快吓死我了。这几天我天天来，老天爷总算听到我的祈祷，让你平安无事。真好！圣波你饿了吧，我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包子和粥，说完，放下小桌，从布兜里拿出几个食盒，摆在小桌上。有包子，粥，还有小菜。

苏圣波刚要吃，就见一个护士推车进来，给老王灌肠，不一会儿，老王就提出要拉屎，苏圣波以为老王能坐轮椅去厕所，没想到老王居然在屋内床上解决，忍着满屋子的臭气，还要努力的吞咽，苏圣波一阵阵恶心，它喝口热水，压住往

上翻的食物，更可气的是老王一边排泄，还一边放屁，放屁的同时他还配合着吭哧，估计是护士给药量下大了。

冯莉莉再也坚持不住了，找个借口，拿起包，桌子都没给苏圣波收拾，跑了。

黑灯之后，闻着屋中淡淡的臭味，苏圣波看向窗外，窗外是无边的夜色，深秋的北风夹着寒冷在各个楼宇间辗转呼啸，用那一点点人间烟火，温暖它寒冷的双眼。这个时候如果走在街上，一定非常的冷，天上寒星点点，浩瀚的宇宙无声无息，渺茫深邃，人如草芥一样微小弱势，没有人知道意外和死亡哪一个先到来，他孤独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疼痛使他更清醒，现在应该是凌晨时分了，苏圣波一夜没睡，这是他二十八年来度过最漫长的一夜，窗外已经有了些许微光，楼宇独立，街道上已有早起的人开始新的一天忙碌，清洁工扫地的声音传来，整个城市迎接新的一天。

### 三

他现在脑子完全清醒了，他回忆起所有事情。七天前，签了一个大单的他，接到家里母亲电话，已卖掉家里的老房子，30万已打到他卡上。这样加上这个大单的提成，以及这些年他的存款，就凑够了房子的全款。他不顾甲方盛情挽留，坐上下午回家的火车。他急着想把这个惊喜告诉自己的未婚妻冯莉莉。

他和冯莉莉是大学同学，毕业后，跨过了分手季，一起顺利度过实习期，现在二人的事业稳定，而他还属于上升期！两个人在一起八年了。双方老人都希望它们早点结婚。自己的父母更是大力支持！

坐在回家火车上，他在想莉莉听到在这个好消息会怎样表达她喜悦的心情呢？会抱住他大喊：亲爱的你太棒了！你太棒了！我爱死你了！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家了。他特喜欢听莉莉夸他太棒了这句话，他觉得这是对他在作为一个男人最高的奖赏！

出了火车站，如果步行，得半个小时能到他和莉莉租住的房子，而打车也就十分钟，苏圣波归心似箭，他一招手在坐上了出租车。

可是打开门的那一刻，他瞬间崩溃了。

他看到他的未婚妻冯莉莉和自己最好的兄弟刘志强赤裸裸地缠在客厅的沙发上。见他开门进屋，两个人惊恐万状。刘志强慌忙中只把冯莉莉的胸罩往他粗壮的大腿上套，冯莉莉抓着刘志强的内裤捂在私处，羞愧惊叫着抖成一团。

苏圣波进厨房拿出菜刀要砍刘志强，冯莉莉拼命抱住他，刘志强趁机跑出了他的家。

苏圣波血往上涌，他拎着菜刀追出家门，跑上马路，在一个路口，一辆超载

的大货车撞上了他。

苏圣波头部受到撞击，他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在重症监护室呆了五天，腿已经处理好了，人还是晕乎的，一切都发生的太快了。

右腿折了，也不是多严重，就是得在床上躺上两个月，够麻烦。

其实这不是最麻烦的。

最让他头疼的是，车祸现场，他被撞晕了过去，身边也没人陪着，医护人员拿着他的电话给冯莉莉打了电话。

要不是这位护士，苏圣波都快要忘记了，自己的紧急联系人设置里，一直都是冯莉莉。

如果没有这次事故，现在他们新房都买好了，准备结婚了，他知道他们再也不可能了。

妈的真倒霉！

他一直深爱的女人和他最好的哥们送他一片绿油油的大草原。他越想越气，这场飞来的横祸，他心中暗想，决不能放过这对狗男女。

十天后

他是被查房的大夫惊醒的。他正要和医生说话，转头猛地看见冯莉莉靠在门边跟医生交谈。一遍遍问着大夫，关于他的记忆的问题。

苏圣波瞥了冯莉莉一眼，眼神很是复杂，转而就恢复了平静。

怎么样了？疼得厉害吗？她聊完就走过来，关切地问话。

苏圣波感觉周身不自在，点点头，心想，妈的，老子的腿都肿成这样了，能不疼吗？尽问废话。

苏圣波今天肚子疼。而且忍了一会了。

在此之前，他已经连着让护士扶他去卫生间三次了，实在不好意思再叫。

冯莉莉打包了一些吃的，摊开放在小餐桌上，松弛的眼袋和蓬乱的头发在倾诉她有点累。

她对苏圣波说，快吃吧，一会儿凉了。我今晚也待不了多一会儿，我有个文案 APP 要做，明早就得交。

本来就像看见了救星，但现在苏圣波实在开不了口给她说明。

他磨磨叽叽地拿筷子在饭里挑来挑去，冯莉莉在不时看手机，并没有注意到他煞白的脸色，只扔下句话，圣波你慢慢吃，我有事，我先走了。明天在来看你。

苏圣波有点失落，他多希望冯莉莉能问她一句，你是不是不舒服啊？那样也许他就有勇气提出那个要求。但她没有，甚至一直没注意到他。

冯莉莉转身的时候，苏圣波的肚子又疼了。非常剧烈的痛，似乎再拖一秒，有什么东西就会喷薄而出。

苏圣波终于捱不住了，脱口而出：莉莉你能等一下吗？我肚子很痛……。

冯莉莉回过身来，要不要叫医生？

那个……我……我……，苏圣波拿手臂撑着床，挪到了床边，终于说出了口，我就是肚子难受，然后……有点拉肚子。

冯莉莉顿了顿，尴尬地挑了挑眉，又低头快速看了眼手机，说，是去厕所还是在床上。

苏圣波看了看屋内满屋的人，我去厕所！

好！那我扶你去。

苏圣波拄着拐杖，冯莉莉扶得很吃力，忍不住感叹，哎呀我的妈呀，圣波你怎么这么重啊。

苏圣波不知怎么回答。

她扶得让苏圣波的腿很不舒服，但也不好说啥。慢慢一步一步走到卫生间里。

进了卫生间，因为蹲便，所以冯莉莉得一直扶着，一松开，苏圣波就会跌倒。

苏圣波放下拐杖，一手抓着墙上的防滑杆，一手紧紧拽着冯莉莉的手，慢慢蹲下来。

他此刻看不清，也没精力注意冯莉莉的表情，只能感觉到她手上传来冰凉的感觉。

冯莉莉一直没吱声，把头侧向另一边。

接下来就是让他最难以启齿的排泄过程了。

因为是拉肚子，所以难免有声音。更别提厕所里的气味了。

高难度的姿势和无处安放的腿让苏圣波满头大汗，加上腹痛，他实在是一点力气都没有。

下身一个用力，他拽着冯莉莉的左手不小心滑了下来，冯莉莉死命要抓住苏圣波的手臂，还是来不及，苏圣波一屁墩跌进了蹲便坑。

屁股上传来的凉意，苏圣波心里暗想完了。

这辈子还只有她老妈给小时候的自己擦过屁股，难不成要冯莉莉帮她解决这么一个恶心的事。

看了眼冯莉莉，她本来一直把头埋在另一边肩膀里，也被这突如其来的跌倒给整懵了。

她扭过头看着这一幕，脸上也写着，完了。

苏圣波闭着眼叹气，有点绝望地说，还不快点拽我起来。

冯莉莉憋着气，拽住他的胳膊，两人一起使劲，拽起他，捂着自己的鼻子，眼神嫌弃看着他，然后尽量不张大口说话像蚊子似的问，圣波，现在怎么办？怎么办？

苏圣波看她不知所措的样子，悲从心中来，一把推开，扶着墙说，你别看我了，去叫下护士。

冯莉莉抿抿嘴皱着眉，逃出了厕所，不一会儿带来了一个护士。

护士进门就开始数落，你这个家属怎么搞的？扶他上个厕所也不用点力气，让他滑到，不想做就别干，万一又伤到腿怎么办？

冯莉莉没吭气，在洗手台洗了下手就溜了。

护士给苏圣波清理的时候，苏圣波看见门外的冯莉莉，一直在低头看她的手机，神情中有明显的不耐烦。

苏圣波对着门口喊，莉莉你先回去做表格吧！我这儿没事，你要是忙，就不用过来了。我明天找一个男护工。

好，那我过几天再来看你！随着说话声音，人早就走远了。

#### 四

二十天以后。

躺在床上的苏圣波接听者电话，对着话筒，温柔的能腻出水来，母后大人，小的真的没事，就是刮一下，真的不用您来，母后在家照顾好我父皇就行了，几天以后就出院了，出院后，小的回家看您，莉莉呀，一直都在这里伺候我，好好好，我出院就结婚，谢谢母后的挂怀！小的不胜感激！哈哈哈哈哈。

挂断母亲电话，笑容从他脸上慢慢隐去，他一抬头，看见站在门口的冯莉莉，二十天没见，两个人都有一点生疏感。

老王忽然从外面慢慢走近来，脸上都是笑容，进屋就大声嚷嚷：兄弟告诉你们一个大好消息！明天我就可以出院了，今天检查了，一切正常！

苏圣波认为这个好消息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看着老王的腿问道：你走路还没利索呢就让你出院！

让呀，我现在没大毛病了，回家慢慢养呗！妈的老子早就呆腻了！

哎，我啥时候能出院呀？苏圣波长长叹一口气。

你早呢，不能着急，我看你最少还得半年，最主要他一指苏圣波脑袋，你这伤的这么重，可得养好才能出院！你被着急！千万被着急！老王笑着说，完全不顾及苏圣波的情绪。

糟了，我包落在门口的饭店了，我得去拿回来。老王一着急，步子迈的大一点差点摔倒！

王哥，你别急，我去给您拿回来，冯莉莉放下包，走出病房。

冯莉莉的手机响起，要在以前苏圣波不会看冯莉莉的手机，这些年他们一直都互相信任，不看对方的手机，保留最基本的信任。

现在鬼使神差的他拿出了冯莉莉地手机，输入他的生日，居然打开了，他的手机密码是冯莉莉的生日，这些年居然都没变，可什么变了呢？

手机微信显示是刘志强邀请冯莉莉视频聊天。他不接受。

不一会儿，刘志强的话语一段一段发过来。

宝贝儿，干啥呢？怎么不接我电话呢  
宝贝儿，想你了。

宝贝儿，上次你太猛了，我现在一做梦就是你……

宝贝儿，今晚老地方，我太想你了……

苏圣波的手在颤抖，他慢慢滑动，看见了很多没来得及删除的对话。他截图后发到自己手机上。

听见外面的脚步声，他把手机放回，拿起馒头使劲咬着，一口接一口，呛得直咳嗽，端起粥，喝一大口，一下子喷出来。眼泪和鼻涕一起流下来。

慢点吃！冯莉莉拿出纸巾，递给苏圣波，眼里满是嫌弃的表情。

手机响，冯莉莉看了一眼苏圣波，苏圣波还在和那个馒头较劲，冯莉莉拿出手机，看了一眼，刘总呀，加班是吗？好，我一会儿就到！

圣波，我班上有点事儿，我得去加个班，我过几天再来看你！

不去加班行吗？我不想你去！苏圣波看着背着包要走的冯莉莉！

圣波，我……冯莉莉低着头，不看苏圣波。

我再说一遍，我不想让你去加班，苏圣波加重了语气。

圣波，我，这时冯莉莉的电话又响起来，圣波，我走了，过两天再来看你。

你决定了，就不用再来了，你忙吧，我这里有护工！苏圣波看着冯莉莉。

好，冯莉莉开门走了出去。

看看冯莉莉的背影，苏圣波想起一句话：再也不是我熟悉的背影，陌生感觉不是一点点。

苏圣波慢慢的吃着馒头，慢慢的喝着粥，慢慢的眼泪流了下来，慢慢的吃净冯莉莉带来的所有东西，然后拄着拐，到卫生间都吐了出去，在外面的水池里，洗干净了自己的脸，拄着拐杖，慢慢走向房间。



## 五

看着他回来，对面的老王笑道：怎么舍不得我，我今晚再陪你最后一夜。来咱俩加个微信，以后有事好联系。

苏圣波和老王加了一个微信。

兄弟被愁，再待一段时间，你脑袋恢复了，马上就能出院了。

是呀，我就等着新的病友了，要是没人来，这里我就承包了。

两人说着话，不一会儿，老王电话响起来，电话里他老婆告诉他，一会儿他儿子开车路过医院，能不能顺便把他接回来。老王连声说着好，行！我现在收拾东西，一会儿见。

放下电话，他顾不上和苏圣波说话，急忙穿衣服，穿好后，手忙脚乱的开始收拾东西。

不一会儿，他老婆和儿子走了进来，把他的东西一趟就都拿走了。

老王在临出门口时候，才想起起来和苏圣波打了一个招呼，像一阵风一样，三口人走了。

屋里静了下来，苏圣波忽然有了一个感悟，不管多么关系好的病友，都不能算作是朋友，只能是病友，只要他能出院，多一分钟他都不想呆下去，早晨还在和你探讨人生，推心置腹，晚上就会卷铺盖走人，甚至不会回头看你一眼。

他看见老王床下拉了几样东西，他拿出手机，想微信通知他，谁知被拉黑了，他看着那红红的惊叹号！哈哈哈哈大笑出声。

所谓的病友，就是你在人生最低谷最低谷时候，遇见的另一个倒霉蛋，彼此身上都带着衰气，除了互相打发时间，互相说着一分钱都不值的虚伪的安慰话之外，一点用都没有。彼此之间不会再联系，互相都不想再相见，因为这段相识是人生中最不美好的回忆。谁会总想着在手术台上像猪一样躺着，一点隐私都没有，谁会总想着被插尿管，脊椎被穿刺打麻药，双手布满输液器针眼的样子，骨断筋折夜夜哀号的痛苦日子，没有人能替你，自己错自己面对，自己的苦自己承受，内心受伤留下阴影，身体受伤留下疤痕，也别指望别人怜悯，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感同身受这件事，这就是生活。

他慢慢的滑动手机，看着冯莉莉和刘志强的微信，心中暗想：既然这操蛋生活这么精彩，那我就和你们一起嗨起来吧！

苏圣波通过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找到了刘志强未婚妻邱晓梅的联系方式和地址。他要向邱小梅揭发刘志强的真面目，告诉她刘志强有多么人渣，多么无耻，他心中暗想，最好能拆散他们俩，如果有机会，他想把邱晓梅给睡了，把照片发给刘志强，让那个人渣也尝尝被抛弃被伤害的滋味。

他八年的恋爱不能白失去，出车祸在医院在这两个月也不能白遭罪。在总得有个人买单！

邱晓梅在哈尔滨一所著名学府念研究生。

一个月后。

苏圣波到学校后直接和门卫说找邱小梅，他以为很费劲，没想到门卫笑着说，看看又来一个找咱们校花的。

你先登记后，然后去图书馆就能找到。

登记后，他一路问着，到了图书馆门口，看见很多人围在图书馆门口，

一个胖胖的长发女孩在哭泣，旁边有个瘦，高，扎马尾的的女孩，在劝慰那个那个长发女生，只听她说：圆圆，与其怨气，咱就不如争气，与其每天追着一匹马跑老跑去，不如努力种好自己的草原，等到草肥土沃时会有很多马来到这里，到那时就是你选择马，而不是马选择你！感情讲的是你情我愿，你这样只会把他吓跑，即使你现在用死相逼他在你身边，时间长了，他也会跑，还不如现在努力修炼自己，当你变得又瘦又美，英语过八级，你就是拿鞭子打他，他也不会走。

真的吗？圆圆含着眼泪问道。

对！圆圆你信我不！

我就信你，晓梅，我听你的。

来，起来咱走，邱小梅拉起圆圆，走出同学包围圈。

众同学笑着四下分散开。

阳光照着邱晓梅的脸上，青春靓丽的脸旁散发出迷人的微笑，一直以来，在苏圣波的眼里，冯莉莉就很美，今天看见邱晓梅，他觉得一股阳光，一阵微风吹进他的心里。

他大声喊她：邱小梅。

邱小梅回头，她打量了几眼苏圣波：高扎的马尾看起来像个高中生，你找我？

对，我是刘志强的……

哦，你是志强的朋友啊，长得太帅了。

苏圣波冷冷地说，是啊，我们是特别好的朋友，好的不能在好了，我来这出差，他托我送点东西给你。说完就打开手提包，把事先准备好的一个文件袋掏出来，里面是他想方设法从电信提取出来的刘志强和冯莉莉所有的电话记录以及微信聊天记录。

这时邱小梅的手机响了，接完电话后她高兴说道：我的征文发表了，今天真是一个好日子，走！！我请你去吃大餐！

说着把文件袋一把抓过来，里面什么呀，志强一天天就能给我惊喜，昨天晚上我们还视频了，他什么都没说，今天却让你给我带过来，里面什么啊，情书吗？我晚上没事的时候，躺床上慢慢看。往自己书包里一塞。走，我们先去吃大餐！

吃就吃，刘志强那个王八蛋都能把我女朋友睡了，我还不能找他女朋友蹭个饭。苏圣波心里说，跟着邱晓梅来到学校外面的一个火锅店里。

两个人进屋，因为正是吃饭的点儿，人特别多，服务员安排他们坐在门厅里等位，坐了一小会儿后，听苏圣波说晚上就回去，邱晓梅对苏圣波说：你先等位，我出去有点事，马上回。说着对他神秘一笑，走了。

再进来的时候，苏圣波看到她的大书包变得鼓鼓囊囊，文件袋被她拿出来，抓在手里。他有点好奇地问：邱晓梅，你买的什么啊，这么多。

哈尔滨正宗红肠，还有两个肚，外加一个大咧吧面包，志强最喜欢吃这儿的红肠了。他那边超市也有，就是不晓得正不正宗，反正志强说味道都不如这儿的好……哎，你猜我买了多少？10袋，一袋5根。

她边说边献宝似地，把书包的拉链拉开，开始从里面边掏边数给苏圣波看：1、2、3……这袋请你的，还有这个大咧吧面包。

我以前刚和志强处对象时候，他家和我家都很穷，他家更是连学费都没有，我家还好一些，我家不同意，我们俩就出去拼命做兼职，那时吃的最多就是白菜豆腐，有钱了，我们就买一小根香肠切片放进去，白菜豆腐好吃极了。几片香肠志强要夹到我的碗里。我再给他，我们俩一起吃。

后来我就和志强说，等我们有钱了，一定把哈尔滨红肠吃个够，现在志强也爱吃这个红肠。

她的声音里洋溢着骄傲、兴奋，那是为爱人做了点什么后发自内心的情绪，一种透明得像玻璃、像蓝天、像纯净水似的小幸福。

苏圣波回忆起自己冯莉莉在一起，一般都是自己背后吃苦，然后也要让冯莉莉过的很幸福！自己也曾经有很多这样的小幸福。以及永远地失去它们的巨大的无边无际的痛苦。

眼泪在他眼眶里打转。他趁着去卫生间的空隙，把袋子撕烂扔进了垃圾筒，不告而别地去了火车站。

邱晓梅会去问刘志强，刘志强就会心知肚明，希望他能以此为诫、好好珍惜邱晓梅吧。

## 六

回去的车上，苏圣波想到冯莉莉，以及他们之间八年的感情，又想到邱晓梅明媚的笑脸以及她的大书包，心里突然有点堵。最好的青春浪费在最不值的人身上，明月照了沟渠，痴心沦为笑柄，是一件多么悲凉的事。

他觉得他应该和冯莉莉摊牌了，以后的人生，他绝不将就，找一个值得自己爱的女子度过一生。

母亲来电话，说冯莉莉去了她们家，这几天都在他家里，和他家里商量结婚事情。

他听后心急如焚，急忙坐最快的车，回到家里。

看着伺候父亲吃药的冯莉莉，苏圣波什么都不敢说，父亲的心脏病很重，几次进手术室去抢救。

看着儿子回来，母亲和父亲都很开心。

冯莉莉热情的样子让苏圣波很恶心，但他还不能表现出来。只能在彼此单独相处时候，让冯莉莉先回市内，冯莉莉装傻不语，说重了就眼泪汪汪的。惹的苏圣波的情绪一直都不太好，也不敢发作。

接到邱晓梅电话时候，全家正吃中午饭，冯莉莉正给苏圣波盛汤。电话响，苏圣波拿起电话，看见备注名字，冯莉莉也看见了，顿时把碗放在桌上，苏圣波不明白邱晓梅为啥给她打电话，他接起，里面传来刘志强的声音，你妈的苏圣波，你和晓梅说什么了，她现在在离家出走了，手机都没带，如果她有什么事情，我不会放过你！有什么事情你冲我来！

邱晓梅离家出走了，这样的信息让苏圣波感到震惊，他立马放下碗筷，穿上外衣，拿出车钥匙，和他父母说了一声，有急事先回去，父母没有问什么，只告诉他路上开车慢一点。

苏圣波往外走，冯莉莉急忙跟出来，坐进副驾驶。

苏圣波一言不发，发动车子，方向盘一打，开上回市内的路。

路上苏圣波将车开得飞快，这样的苏圣波让冯莉莉感到陌生，她觉得什么东西变了，以前她坐在车上，苏圣波都会开得很慢，还会不时地抓着她的小手，副驾驶的椅子会调适得很舒服。还会给她买喜欢吃的零食。

现在这一切待遇都没有。

她试着伸出手去抓苏圣波来回挂挡的右手，苏圣波使劲甩一边子去！

圣波，她看着他，大眼睛里都是泪水。

闭嘴，不想坐就下车！苏圣波大声呵斥。

看着这样的苏圣波，冯莉莉感到害怕，她一直以为自己把苏圣波这个老实男人吃的死死的。只要她撒撒娇，掉几颗眼泪，苏圣波就得按照她的意思办！

苏圣波一直在想，邱晓梅会去哪里？他猛然想起第一次遇见邱晓梅时候，是在图书馆。他有个预感，邱晓梅会在图书管里。

进了市内，他开车来到市最大的图书馆门前，停好车，开门下车，冯莉莉跟着下车。

进到三楼，阅览室，在最里面，他看见了正在读书邱晓梅。

邱晓梅抬头看见疾步而来的苏圣波，站了起来，笑了，哭了。

冯莉莉打量着眼前这个性感、漂亮的女人，不由得心里多了几分醋意，苏圣波呀苏圣波就凭你听到她没带手机，离家出走，你四个小时的路程硬缩短至两个小时赶回来，就能说明她在你心里位置。你们俩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冯莉莉用手拢了拢头发，她知道自己这次遇上劲敌了。她走进旁边的卫生间，把自己的胸罩调整一下，胸部变得傲人挺拔，把外面的大衣脱掉，只穿里面黑色的打底衫，顾盼左右谁敢争锋，下身换上一条黑色的形体裤，屁股被包裹的又大又翘，穿着高跟鞋，卖着模特步，走了过来。

她这样的装扮连邱小梅都要多看好几眼。

冯莉莉从邱晓梅眼光中，读到了崇拜的目光，她心中暗想：三八，服了没？服了。服了就行！

别管你那小脸蛋上的表情装的多么多么的不屑，我就是我，我是传说中的烟火，至今江湖中还有我的传说。她就是她，除了玩玩气质，啥都白搭。

姐的好身材是天生的，没有身材的女人才会去练气质。

冯莉莉知道自己在身材上赢定了，可她心里还是喜欢邱晓梅的书卷气，那种腹有诗书气自华高贵气质。

邱晓梅很喜欢冯莉莉的好身材，她的身材也很好，属于骨感类型，穿什么都好看。只是胸部没有冯莉莉的波涛汹涌。

于是，冯莉莉认为她已经战胜了邱晓梅，而邱晓梅认为自己战胜了冯莉莉。两个女人终于可以表面仰视心里俯视对方了，就变得看是很美好，很和谐。

邱晓梅打破尴尬，看着苏圣波问道：你找我又想说什么？

是刘志强给我打电话，是你手机都没带，就离家出走了。他非常着急！

哈哈哈哈哈！鳄鱼也有眼泪吗？

有大约半分钟，他们都沉默。你准备怎么办？苏圣波问。

我不知道。邱晓梅说。

听到刘志强名字，冯莉莉打了一个冷颤，她好像明白了一些事情。

她偷偷拿出手机，编辑一个短信，发走。

走吧，我请你吃饭，然后再说。苏圣波伸出手，邱晓梅看了一会儿，又看了一眼他身后冯莉莉，摇摇头，探口气，双手拿起书，放回原位，往外走去。

他们无言地往门口走，灯光打在她身上，苏圣波震撼地发现，她居然，头顶有很多白发。以前他在书里看过，以为只是传说。但现在，那些夹杂在邱晓梅黑发里的突然多出来的颜色，真实地触目惊心着。

他没来由的很心疼这个倔强的女孩，紧走两步往她身边靠了靠，握住她的手说：一切都会过去的，晓梅你要坚强。

这一刻，他才发现她在抖。因为苏圣波提供了倚赖，邱晓梅像孩子逮到撒娇的机会，抖得更加厉害，到后来连站立也不稳了。他只好干脆抱住她说：你哭一哭吧，哭出来就好了。”

邱晓梅趴在他肩头，抽噎渐成嚎啕。边哭边说，我们快要结婚了，快要结婚了。我婚纱都选好了！白色的灯光拖着他们孤单的影子。

冯莉莉看着前面的两个人，她现在居然都不敢上前把邱晓梅拽开，就这样呆呆站着，看着。

晓梅，刘志强跑过来，看了一眼苏圣波，更看了一眼冯莉莉，上前抱住邱晓梅。

晓梅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这些年我对你怎么样，你不知道吗？你怎么能听别人胡说呢？

邱晓梅剧烈挣扎，刘志强抱得更紧。

邱晓梅抬手给刘志强一个嘴巴子，大声喊道：没有婚礼了，我们完了。

刘志强死死抱住邱晓梅，就往屋外走。

邱晓梅剧烈挣扎大声喊着：你放开我！

苏圣波看不下去，吼了一嗓子：刘志强，你就是个人渣，你不能这样对待邱晓梅，她有多爱你你知不知道，你毁了她所有的幸福，你他妈的真不是个东西。

刘志强停了下来，怀里抱着邱晓梅，看着苏圣波，我不是东西，你又高尚到哪？背着我找我媳妇，你安的什么心我知道，他一指冯莉莉，现在物归原主！祝你们幸福！

冯莉莉噉的一声，冲向刘志强，刘志强怀里抱着邱晓梅，让冯莉莉扇了几个耳光，他松开手，阻挡冯莉莉，邱晓梅一下子跑到苏圣波身边，说道：求你，带我走！两人迅速跑到车旁边，开门，开车离去。

## 七

两个人沉默开着车，最后回到了苏圣波新买的楼房里。

苏圣波和邱晓梅详细说了楼房的来历，自己和冯莉莉八年的感情，自己头上的撞击，腿上的伤痕。

苏圣波无语地听着邱晓梅检讨再检讨，道歉再道歉，一个人要爱一个人到什么程度，才能变得如此傻逼。对方做什么都是对，万一错了也一定有理由，也要理解人家的不容易……

邱晓梅像看出他心思，说：你知不知道，其实你也挺傻的！说着，她伸手从旁边的玻璃柜里顺了一瓶酒：来，为两个傻子干杯！

两个人都醉了。

迷迷糊糊里，邱晓梅感到有一只手伸过来，在她的衣服上摸索。她下意识去抵挡，苏圣波用一种梦呓般的语气说：给我个机会吧，我想爱一个好女孩，重新开始，从此好好做人，好好生活。我会努力给你幸福的。邱晓梅半梦半醒，心里兀自一酸，手松了。

是啊，她也应该重新开始了。爱一个好男孩，苏圣波就是好男孩。

突然电话铃响了……不屈不挠的响着……

慌乱中，她按通了电话，是派出所打来的，让他俩过去一趟。她在电话里听到了刘志强哭着喊她名字！

在这一刻，她再也骗不了自己。她的身体像被惊动的蚌，一下子就闭合了。所有赏心悅意的撩拨都变成刺，令她惊骇和恐慌。她抓住苏圣波的手不顾一切地说：停下来，求你了。一边伸手“啪啪啪”摁亮了房间里所有的灯。

刺目的光线里，苏圣波也清醒了，用有点恍惚的眼神看了看邱晓梅，又看了看自己说：哎，这怎么回事啊？

邱晓梅用毯子裹紧自己，扭过头不看他说：我怎么知道，反正傻子和傻子在一起就干不出什么好事。

片刻，两个人都哈哈大笑，然后一起红了眼眶。落泪。

明明他们都知道对方是最合适的人，却没法交付。时机不对，时间不对，所有的一切都不对！

没有什么原因，爱情是他们永远心甘情愿臣服的暴君。就让他们以干净的心，最真挚的情，迎接属于他们俩自己的爱情。

车站。苏圣波送别邱晓梅。等待下一个归期。